#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武林梵志卷十二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黃佑

武林梵志卷十一

明 吴之鯨 撰

古德機緣

報恩寺

五代杭州報恩慧明禪師姓蔣氏幼出家參學精練志探玄旨乃南遊於閩越閒歷諸禪會莫契本心後至臨川謁淨慧禪師師資道合尋迴鄞水大梅山菴居時吳

越部内禪學者雖盛而以玄妙正宗置之門外師欲整而導之一日有二禪客到師問曰上座離什麽處曰都城師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山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即去其二禪客不能對新到僧問如何是大梅主師曰闍黎今日離什麽處僧無對師尋遷于天台山白沙卓菴時有明彦上座博學強記來訪師敵論宗乘師曰言多去道遠矣今有事借問只如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

有不悟者也無明彥曰若是諸聖先德豈不有悟者哉

師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虗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山嶷

然如何得消殞去明彥不知所措自是他宗泛學來者

皆服膺矣漢乾祐中吳越忠懿王延入王府問法命住

資崇院師盛談玄妙宗一大師及地藏法眼宗㫖臻極

王因命翠巖令參等諸禪匠及城下名公定其勝負天

龍禪師問曰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未審此

經從何而出師曰道什麼天龍方再問師曰過也資嚴

長老問如何是現在三昧師曰還聞麽曰某甲不患聾

師曰果然患聾

法安禪師初住曹山上堂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諸上座且作麽生會不作方便又無漸次古人意在甚麽處若會得諸佛常現前若未會莫向圓覺經裏討夫佛法亘今未嘗不現前諸上座一切時中咸承此威光須具大信根荷擔得起始得不見佛讚猛利底人堪為器用亦不賞他向善久修凈業者要似

他覆額皃屠抛下屠刀便證阿羅漢果直須恁麽始得所以長者道如將梵位直授凡庸

宋釋永安姓翁氏温之永嘉人少歲淳厚黄中通理遇同郡彙征大師風鳴越嶠玉瑩藍田䕶落文心沉潛學輿以其出樂安孫郃拾遺之門也而有慕上之心往拜而乞度然征性高岸而寡合安事之也曲從若環盖哀其幼知擇師耳天成中隨侍出杭俄有從十二頭陀之意潛逃欲登閩嶺叅問禪宗屬封疆艱棘却迴結菴于

天台後遇韶禪師法席頓遣羣疑重來禮征咄之曰棄背孝養爾日速辜遺行于斯還有裨補前咎記否安跪對曰從來無事請用塞責征肯頷之漢南國王錢氏名居報恩寺署號禪師焉乃以華嚴理論爲會要因將合經募人雕板印而施行每有檀施罕聞儲蓄迴捨二田矣以開寶甲戌歲終而焚之其舌存焉累投火煅色雖同乎熾炭寒則柔弱今藏普賢道場中

慧月禪師法端上堂云數夜與諸上座東語西話猶未

盡其源今日與諸上座大開方便一時説却還願樂也
無久立珍重僧問學人恁麼上來請師接師曰不接曰
為什麼不接師曰為汝太靈利
通辨明達禪師紹安師上堂云一句染神萬劫不朽今
日為諸上座舉一句分明記取珍重僧問大衆側聆請
師不吝師曰奇怪曰恁麼即今日得遇于師也師曰是
何勦師有時示衆曰幸有樓臺帀地常提祖印不妨諸
上座參取久立珍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

見成曰恁麽即亘古亘今也師曰莫鬧言語

玄則禪師頌初問青峯如何是學人自己峯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眼問甚處來師曰青峯眼曰青峯有何玄句師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麽生會師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曰與麽會又爭得師曰某甲秖與麽未審和尚如何眼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于言下頓悟開堂日李王與法眼俱在會僧問龍吟霧起虎

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邉事到此爲甚麽不會師曰會取好僧舉頭看師及看法眼乃抽身入衆法眼與李王當時失色眼歸方丈令侍者嗔問話僧至眼曰上座適來問底話許爾具眼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眼撼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光而終

從瓌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少投石梯出家初住越州稱心寺後住兹院僧問古人有言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閙欲免心中閙應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師曰如是

我聞僧曰如何是心中閙師曰那畔雀兒聲師於開寶六年癸酉六月十四日辰時沐浴易衣告門人付囑訖右脇而逝

法輪寺

法輪端禪師謁真淨文禪師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分座為衆激昂師扣其旨然以妙入諸經自負源嘗痛劄之師乃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為表源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師憤然

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
添禪師上堂喝一喝曰師子哮吼又喝一喝曰象王嚬呻又喝一喝曰狂狗趂塊又喝一喝曰鰕跳不出斗乃曰此四喝有一喝堪與祖佛為師明眼衲僧試請揀看若揀不出大似日中迷路

妙行寺

思凈錢唐喻氏建妙行院于北關接待供僧三百萬畫

阿彌陀佛入於神妙楊侍郎傑贊為喻彌陀人從而稱之凈於西湖孤山之北鐫石為大佛頭紹興十年十一月七日入寂禮部侍郎張九成銘其塔

香積寺

宋三藏法師名法道舊名永道順昌毛氏出家宗唯識百法二論又受西天總持三藏密咒軌及傳圓頓戒法於圓照師咸得其要政和中賜椹衣主左街香積院賜號寶覺林靈素以左道罔上宣和初詔改僧為道士服

冠巾天下從之無敢後師獨毅然抗詔黜流道州後七年還僧建炎三年賜號圓通法濟紹興間名對上面命欲為之去其涅跡師曰雖感聖恩然先皇之墨不忍除也上曰這僧到老倔強許自便故事道場僧左道右崇觀以來遂易舊制師不能平詣朝廷與道士劉若謙論辨卒獲改正十七年秋説偈端坐而化茶毗舍利無數建塔九里松

僊林寺

大明師號雪庭一號梅雪隱人杭仁和籍父姓桂名徵母徐氏昆仲三人師最少以景泰丙子生毀齒喪父患痘風因得目疾數求出家十五尋師唯邪解成化癸巳參休休翁于郡城仙林寺一見契合受無字公案十七祝髮日夜研究滯沉寂之境座元某勉使看教因閱楞嚴至一毫端上現寶上刹有疑後在江陰乾明寺忽覩萬佛閣金碧崢嶸於眉宇間偶會得毫端現刹之句弘治改元除夕聞鐘聲數年行履忽爾活脫信口偈云員

嚮心非開大千同一照抹過上頭關更不存玄妙乙卯又隨休休翁於淨慈寺乃蒙印可所著有請益警進拈古頌古擬寒山和永明詩偈等凡二十卷號幻寄集行世

廣化寺

錢唐廣化住持覺宗聖台之黄巖人俗姓蔡始從夢堂於四明時怪石住大慈招師居侍司未幾又從石室學詩日臻其奧若趙子昂虞伯生張仲舉輩皆稱賞之後

參南堂於本覺南堂曰汝自是了事人但聞見太多隘塞胷次以致本地風光不能發現於是隨問曰如何是佛南堂曰晨朝有粥齋時有飯擬再進説破次日謁云和尚開大爐鞴鎔鍛聖凡我正如一塊頑鈍鐵投入其中以求鍛煉成就美器若不能者是和尚之爐鞴欠熱耳南堂念其虔懇曲誘之曰我此法門只貴直截承當不在世智辨聰也汝須捨世智向父母未生以前道一句看宗聖無語遂效古人頂彌勒佛像旦暮行道祈生

內院一日取平生詩文稿悉火之乃逝

崇先寺

宋杭州崇先真歇清了禪師左綿雍氏子襁褓入寺見佛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八試法華得度往成都大慈習經論領大意出蜀至沔漢扣丹霞之室霞問如何是空刼已前自己師擬對霞曰你閙在且去一日登鉢盂峰豁然契悟徑歸侍立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翼日霞上堂曰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

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曰今日陞座更瞞某不得也霞曰你試舉我今日陞座看師良乆霞曰將謂你瞥地師便出後游五臺之京師浮汴直抵長蘆謁祖照一語契投命為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照稱疾退閒命師繼席學者如歸建炎末游四明主補陀台之天封閩之雪峰詔住育王徙温州龍翔杭之徑山慈寧皇太后命開山臯亭崇先上堂云我于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覔箇開口處不可得如今還有恁麽快活不徹底漢麽若

無銜鐵負鞍各自著便上堂云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
玉韞荆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
俱轉通身不滯撒手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
恁麽時絶氣息一句作麽生相委良久曰歸根風墮葉
照盡月潭空師終于臯亭崇先塔于寺西華桐塢謚悟
空禪師

黄龍菴

臯亭黄龍慧南禪師依泐潭澄禪師分座接物名振諸

方偶同雲峰悅禪師遊西山夜話雲門法道峯曰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師詰其所以異峯曰雲門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藥汞銀徒可翫入煅則流去師怒以枕投之明日峯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玉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即背去師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峯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師黙記之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於悅何有哉即造石霜中途聞石霜不事事忽叢

林遂登衡嶽乃謁福嚴賢賢命掌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慈明補之既至日其眂剥諸方件件數為邪解師為之氣索遂造其室明曰書記領徒遊方借使有疑可座而商畧師哀懇愈切明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師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鵶鳴皆應喫棒明即端坐受師炷香作禮明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為汝勘破了也且那裏是它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加答次日又詣明詬駡不

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那師於言下大悟作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讐呈慈明明頷之上堂云千般說萬般喻秖要教君早回去去何處良久云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桃花三五樹師室中常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縁上座生縁在何處正當問答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

旨脫有酬者師未嘗可否叢林目之為黃龍三關

晦堂心禪師參雲峯悅禪師三年無所得辭去悅曰必往依黃檗南禪師師至黃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再上雲峯會悅謝世就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師於此開悟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檗方展坐具檗曰子已入吾室矣師踴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百計搜尋檗曰若不教你如此究尋到無

心處自見自肯即吾埋沒汝也上堂云愚人除境不忘心智者忘心不除境不知心境本如如觸目遇緣無障礙遂舉拂子曰看拂子走過西天却來新羅國裏知我者謂我拖泥帶水不知我者麤得一場怪誕

佛日寺

宋杭州佛日本空禪師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人奪得我機者即吾師矣尋謁雲居作禮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居曰卸却業身來與子相見師曰業身已卸居曰

珠在甚麼處師無對同安代云回頭即沒交涉遂授誠
入室時始年十三後四年參夾山纔入門見維那那曰
此間不著後生師曰某甲不求挂搭暫來禮謁和尚維
那白夾山山許相見師未陞堦山便問甚處來師曰雲
居來曰即今在甚麼處師曰在夾山頂顎上山曰老僧
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擬上堦山曰三道寶堦從何而
上師曰三道寶堦曲為今時向上一路請師直指山便
揖師乃上堦禮拜山問闍黎與甚麼人同行師曰木上

座山曰何不來相看老僧師曰和尚看他有分山曰在甚麼處師曰在堂中山便同師下到堂中師遂取拄杖擲在山面前山曰莫從天台得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山曰莫從須彌得否師曰月宫亦不逢山曰恁麼則從人得也師曰自己尚是冤家從人得堪作甚麼山曰冷灰裏有一粒豆爆乃嗔維那明窻下安排著師曰永審明窻還解語否無山曰待明窻解語即向汝道師終于佛日卵塔存焉

智才禪師台州人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水冷生氷曰如
何是道中人師曰春雪易消曰如何談談師鳴指一下
問東西密相付為甚麼衆人皆知師曰春無三日晴曰
特伸請益師曰拖泥帶水曰學人到這裏却不會師曰
賊身已露上堂城裏喧繁空山寂静然雖如此動静一
如生死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然夏不去而秋自來風
不凉而人自爽今也古也不改絲毫誰少誰多身無二
用諸禪德既身無二用為甚麼龍女現十八變君不見

美潮須是美潮人珍重上堂云風雨蕭騷塞汝耳根落葉交加塞汝眼根香臭叢雜塞汝鼻根冷熱甘甜塞汝舌根衣綿温冷塞汝身根顛倒妄想塞汝意根諸禪德直饒汝𪙊得轉也是平地骨堆參

淨慧戒𢗅禪師僧問如何是毗盧印師曰草鞋踏雪曰學人不會師曰步步成蹤

文祖禪師僧問峭峻之機請師垂示師曰十字街頭八字立曰秪如大洋海底行船須彌山上走馬又作麽生

師曰烏龜向火曰甚麽則能騎虎頭善把虎尾師以拄杖點一下曰禮拜著

奉先寺

杭州奉先法明普照禪師法瓌僧問釋迦出世天雨四華地摇六動永審和尚今日有何祥瑞師曰大衆盡見曰法王法如來是也師曰人王見在問淨慧實印和尚親傳今日一會當付何人師曰誰人無分曰恁麽即雷音普震無邉刹也師曰也須善聽

宋奉先法昱禪師永嘉人也得法于天台國師吴越忠懿王召入問道命軍使薛温於西湖建大伽藍曰奉先建大佛寶閣延請師居之演暢宗旨署圓通妙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高聲舉似大衆師開寶中示滅于本寺

華嚴寺

唐杭州華嚴釋玄覽姓褚氏其先河南人食菜于錢塘因是家焉覽誕膺明德生而懸解深達實相以崇善本

自初念至于捨家師承慧昶師德無不滿衆用皆足年高行尊久為師範及見覽無一息之間違仁告門人曰無上之道清淨為本有能一念用其心吾未見學不足者江表無真僧久矣或以此子為法鼓耶俾遐邇聞之其預為達匠之所甄異也如此其本邑有故華嚴寺覽以苞桑之地近於玄禮師之先塋屬隋室不競法宇弛頽名將壑遷跡亦時廢屬於唐初募信人重建文明歲有勑許還舊額廣輪制度兼移基址背山臨水返往形

勝覽初以具戒依天竺次以僧録住一閒居後以耆德統華嚴三寺次第同致于道無不在因教有遷也覽嘗以憫物慈濟為己任遂議寺前平湖之逼川為放生池時太守袁從禮因兹勸勉深入慈門以禁六里司馬楊敏言感夢又廣至十里是以揚鬐掉尾噞喁浮沉不虞其害得遂生性焉覽又以經像為最則殿前畫四像慈氏為首鑄金銅像三百五十座彌陀為首寫經二千餘軸金字涅槃經為首如是功德以順現報故王考宗追

贈和州刺史右散騎常侍封舒國公無量則覽之元昆也量修學之日臨平湖龍見無不往觀舒公晏然不離書案氣度如此明皇初年舒公侍講帝嘉尚之歸覲太夫人年已期頤昆季皆以華皓晨昏之地說法而已覽以開元二十二年示疾終于臨平所造寺壽八十有四

唐釋道光姓褚氏踰亂出家方冠受具詣光州和尚學通毗尼于時夏淺德崇壇場屬望盖天賚真士為東南義虎雲雨慈味笙鏞道聲光持法華經創塔廟洎没身

不怠也初光未殁其月三日質明支疾凝神依色身觀彌陀具相現在其前滿庭碧華昔所未覩者四日昧爽有異人請光為和尚遂開目彈指曰但發菩提心至五日曼陀羅華自天而雨門人神烈義津追慕弗遑各云法味流布行化香火無窮云

羅漢寺

宋宗徹禪師吳興人姓吳氏幼歲出家依年受具巡方參禮依黄檗希運禪師法席黄檗一見便深器之入室

領旨後至杭州州牧劉彥慕其道立精舍于府西號羅漢院化徒三百師有時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骨剉也問如何是南宗北宗師曰心爲宗僧曰還看教也無師曰教是心問性地多昏如何了悟師曰亂雲風卷太虛廓清曰如何得明去師曰一輪皎潔萬里騰光師後示疾遷化門人塔于院之北隅梁貞明五年錢王廣其院爲安國羅漢寺移師塔於大慈山塢今寺與塔並存

七寶寺

宋用欽居錢塘七寶寺依大智學律部聞大智示衆曰生弘毘尼死歸安養出家學道能事斯畢即標心淨土一志不退日課佛三萬嘗神遊淨土見佛大士種種異相謂侍者曰吾以明日西行矣即集衆念佛黎明合掌西向跏趺而化

慶善寺

杭州慶善院普能禪師上堂事不獲已與諸人葛藤一

切衆生秖為心塵未脫情量不除見色聞聲隨波逐浪流轉三界汨沒四生致使正見不明觸途成滯若也是非齊泯善惡都忘坐斷報化佛頭截却聖凡途路到這裏方有少許相應直饒如是衲僧分上永為奇特何故如此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咄上堂拈拄杖曰未入山僧手中萬法宛然既入山僧手中復有何事良久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卓拄杖一下

杭州慶善守隆禪師開堂日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

日當筵畧借看師曰多少分明曰師子吼時全露現文殊仗劒又何如師曰鶖殺老僧問千佛出世各有奇祥和尚今日以何為驗師曰木人把板雲中拍曰意旨如何師曰石女拈笙水底吹上堂花簇簇錦簇簇鹽醬年來事事足留得南泉打破鍋分付沙彌煑晨粥晨粥一任諸人喫洗鉢盂一句作麽生會多少人疑著

千頃慈雲院

唐杭州千頃山釋楚南閩人也俗姓張氏爰在齠齡寘

然跪於父母前祈志出家投開元寺曇蘊師而受訓焉
當授經法目所經覩輙誦於口執巾侍盥灑掃應對頗
能謹愿迨乎冠歲乃落髮焉詣五臺登戒就趙郡學相
部律往上都學淨名經一律畧通宗旨則知頓機不甘
為漸教縛遂往芙蓉山根性未發謁黄蘗山禪師問答
雖多機宜頓了倏值武宗廢教南逐深竄林谷大中興
教出遇昇平相裴公休出撫宛陵請黄蘗出山南隨侍
由此便詣姑蘇報恩寺專行禪定足不踰閾僅二十餘

載乾符四年蘇州太守周慎嗣嚮風請住寳林院又請居支硎山至五年吕化縣令徐正元與紫溪戍將饒京同名住千頃慈雲院訓示禪徒之外唯儼然在定逾月或浹旬光啓三年前兩浙武肅王錢氏請下山供施貽宗聞其道化賜以鹿胎衣五事别賚紫衣文徳六年二月忽雙虹貫堂室二鹿蹶然入寺法堂梁折至五月辭衆後於禪牀垂兩足伸二臂於膝奄然而逝春秋七十僧臘五十六遷塔于院西隅大順二年壬子歳二月宣

州孫儒冠錢塘之封畧兵士發塔見南全身不散爪髮俱長悔罪而去南公平昔著般若經品頌偈一卷破邪論一卷以枝梧異宗外敵見貴於時也

廣福寺

臨安府廣福惟尚禪師初參覺印問曰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以前語詰之師不能對至僧堂忽大悟曰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信有之矣述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

不覺驀頭錐覷面若無青白眼還如鵁鶄守空池舉未絕印竪拳曰正當甚麽時作麽生師掀倒禪牀印遂喝師曰賊過後張弓出住廣福日室中問僧提起來作麽生會又曰且道是箇甚麽要人提起

興教寺

興教洪壽禪師同國師普靖次聞墮薪有省作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横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興教惟一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白雲數重曰出

世後如何師曰青山一朶

龍興寺

唐杭州龍興釋可周俗姓傅晉陵人也出家于本部建元寺友生勉之曰非其地樹之不生今豫章經謂之江論謂之海胡不往請業乎周感其開導挈囊達彼遇雲表法師盛集窮法華慈恩大疏日就月將斡運深趣(fol)宗初自江西回台越之間命其啓發梁乾化二年受杭州龍興寺召開演黑白衆有半千兩浙武肅王錢氏命

于天寶堂夜為冥司講經鬼神現形扈衛往往人覩焉
嘗有祭銅官祠神巫氏久請不下後附巫曰吾隨從大
人去西關天寶堂聽法方迴武肅王聞而鄭重賞周金
如意并鉢紫衣一副加號靖智通明焉以天成元年終
于觀音院本房初周乾寧四年庚止台州松山寺講疏
闕鈔遂依疏節成五卷曰評經鈔音訓五帖解宣律師
法華序鈔一卷行于浙之左右弟子相繼不絕
漢杭州龍興釋宗季俗姓俞臨安人稚齒瓌偉心志剛

直嘗天震鄰家樹季隨僵仆有姊尼抱就膝視之曰此非震死且有生候至夜未央甦而復作遂勸令出家事欣平寺僧後往衢州投巨信論師學明名數論文義淹詳且難詘伏鋒芒如也迨迴杭龍興寺台講時僧正藴讓給慧縱横兩面之敵也與閭丘方遠先生江東羅隱為莫逆交見而申問季作二百語訓之讓正賞歎遂請開講四十餘年出弟子七八百人漢乾祐戊申歲疾終于本房初季講次遇一異人作胡語問西域未來之經

論一衆驚然季胑二日曽夜行感神光引之嘗覽古師之述作曰可俯而窺也遂撰永新鈔釋般若心經暉理鈔解上生經彌勒成佛經疏鈔補𨷂鈔𨷂諸別行義章可數十卷並行於世季道行孤僻性情方正寡言語氣貌髙邁誓不趨俗舍曁老懇請亦罕赴白衣家居惟屢空衎然自任而孜孜手不釋卷樂道向終至今此宗越多弟子講導不泯焉

多福寺

宋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大有人疑在曰為什麼如此師曰月裏藏頭

湖光寺

周杭州湖光釋師簡姓趙氏丹丘人也弗循戒範放肆恬然擁破衲衣多誦詞偈好懸記杭越間災福初無信者驗猶合符於一行景淳山經地理別得徑門常言昔泰山道辯相塚得術餘無取焉喜為人遷山相塚吉凶

如其言居無定所多遊族姓家言腹飢便求雞肉餐此外得美酒啜數杯而去初無言謝然長於勒書大字題牌寺觀門額書成相之吉凶隨言久近驗之始居杭西湖旁院無疾而終後有行客自長沙市中見㩦手話舊寄言崇壽院主汝先負錢若干今放汝我胝牀翁薦下層有紙裹肉脯必應腐敗為棄之院僧依言果然見之因寫貌供養簡曽言尖頭屋已後火化去及州南塔戊午歲被天火爇之應言無爽矣

常照寺

宋慧明禪師號晦菴學于慧光晚依青山常照寺修淨業日課法華楞嚴圓覺持彌陀聖號萬數慶元己未春示疾謂弟子曰吾學大乘求生淨土今果遂矣累足坐視衆聞天樂西來俳徊頂上荼毗五色舍利無筭

天目山

唐天目釋明覺俗姓猷河内人也祖為官嶺南後徙居為建陽人覺儒家之子風流藴藉好問求知曽無倦懈

宿懐道性聞道一禪師於佛跡嶺行禪法往造焉遂依投剃染由此即頋觀方衡嶽天台四明徧甞法味復於徑山留心請决數夏負薪靣黯手胝下山至杭州大雲寺禁足院門續移止湖畔青山頂結庵而止屬范陽盧中丞嚮風躬謁名歸州治大雲寺住持元和十五年避嫌遠竄隱天目山是山也特秀基墟跨涉四郡有上下龍潭深不可測怪物往往出於中有白鹿毛質詭異土人謂為山神也覺遁是中檀信為禪宇長慶三年春及

冬至明年二月大旱野火蔓延欲燒院僧惶懼覺曰吾與此山有緣火當速滅少選雷雨驟作其火都滅遠近驚歎以大和五年七月十九日示寂

唐錢塘永福釋慧琳字抱玉俗姓柯新安人丱齡受業于靈隱西峯為金和尚弟子所傳法要斷無重問大歷初受具足戒于靈山會習學三教一領無遺不樂聲華止好泉石一入天眼二十餘年天眼即天目也其山高三千丈周圍三百里與天柱廬阜等相儔匹上有二湖

謂為左右目登涉艱阻數日乃到巔頂多蛟龍池潭三所最上池人不可近氣臭逆人不可久視或說山神作白鹿形每五月與震澤龍會必暴風雨焉琳居此率多妖異而心不撓元和丁亥太守禮部員外城南杜陟請出永福寺登壇至己丑嵗春刺史兵部郎中裴常棣名臨天竺寺壇度人畢歸寺講訓生徒向二十載郡守左司郎中陸則刑部侍郎楊憑給事中盧元輔中書舍人白居易太府卿李幼公刑部郎中崔鄯刑部郎中路異

相繼為邦伯皆以公退至院致禮稽問佛法宗意染指性相此諸名公簪組上流辭學高度或號毗曇孔子或名勝力菩薩非琳何以感動哉太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示滅享壽八十有三法臘六十四以其年五月十二日葬于今永安寺西山之陽瑪瑙坡之左石塔巋然存矣

高峯禪師諱原妙故武弁也初叅斷橋倫公語未契立三年死限于淨慈脇不至席口體俱忘或如厠惟巾單

而出或發函忘扃鐍而去後參雪巖欽公有省遁入天目獅子巖構死關立參三十年影不出山每以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極力究竟一日諷經次忽覩五祖演和尚真贊驀然大悟上堂云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只如山僧每日在張公洞裏橫眠竪眠或歌或詠諸人還知麽諸人每日在選佛場前東行西行或嗔或喜山僧還知麽若也彼此知得不免分身碓擣拔苦犂耕若也彼此不知管取釋迦拱

手彌勒皈依因甚如此不見道知之一字衆禍之門上
堂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乃顧視左右下座上堂云十
方世界是箇鉢盂汝等諸人吃粥吃飯也在裏許屙屎
放尿也在裏許行住坐臥乃至一動一靜總在裏許若
也識得達磨大師只與你做得箇洗脚奴子若也不識
二時粥飯將甚麼吃參元正上堂新年頭行新令露柱
燈籠忽著眼聽竈頭西南角有片方磚惺惺伶俐伶俐
惺惺念茲在茲必恭必敬因甚如此徐十三郎行年本

命上堂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愛惡兩重關以拄杖卓云總向遮裏起直饒識得根源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以拄杖中何曽踏著遮裏擲拄杖云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上堂卓拄杖云獅子窟獅子吼獅子兒無前後驀然直下翻身便解人前開口即令莫有翻身底麼擲拄杖云鰕跳不出斗

中峯禪師明本杭之新城人生有異徵為童兒戲必為佛事甫入鄉校尋去稍長閲經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晝

夜彌厲困則首觸柱自儆期必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受心要乆之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恍然開悟自是說法示人如千江一源奔注放溢莫之能禦從容自在若不經思累千百言應問無礙隨其根器廣為策勵推以為大辯焉緇素及門自以為有得即所聞受傳録模印行於四方所謂法語書題唱之屬不可勝計又有書五篇曰破胎息論安傳曰闢信心明義解曰擬寒山詩曰辨七徵心處曰說如幻法名曰

一花五葉集虛谷凌禪師於師為尊屬見而歎曰此佛祖向上事非下根小器所可識也仁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襴袈裟賜之曰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賜獅子院名曰正覺禪寺英宗亦封香製衣即所居而修敬焉駙馬太尉藩王王覺使人從師問法意以為未足請于上親往見之既見構亭巖前曰眞際表得法也三藏法師沙津愛護持必獮雅實哩遊方時常從師參詰及事三朝每為上道之翰林承旨趙公孟頫每受師書必焚

香望拜與師書必稱弟子結一菴名幻住信施金幣重寶交至一視之邈如也師相好魁碩見者稱歎皆畫像事之南詔人有奉其像者夜有神光燭天其士感悦遂篤信禪宗云時人為之語曰師乘大悲願力為法檀度覿時識宜隨機應物多諸方便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為未證得謂證得者我說無悟由為求名聞利養者韜晦巖谷為毀犯律儀者演毘尼法為妄認法塵以資狂解者導以正悟為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身先之不事

空言而師方自以文字失於學問參究闕於明悟尋常好事者所稱蓋報縁之偶然耳翩然為退休之計蓋師之高邁過人而謙抑如此

斷崖禪師俗楊氏父太宥母張氏以宋景定癸亥十一月二十三日生師於湖州徳清縣自幼不食葷酒六歳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於人世事懵無所知姿貌嶷然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禪者過之誦高峯上堂語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忽言曰此大善知識必

能為人拔釘去楔耳能與我住見之乎母驚異之畧具衣裝與之行見高峯于天目山師子巖立死關為童子峯謂之曰汝所持何多為師曰以待寒暑峯曰學佛者不如是師即剗盡以散諸人乃令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因名之曰從一他日峯為僧舉牛過窻櫺話師聞之忽生大疑參究不倦一日告峯曰上極天宮下窮水際盡大地界一瑠璃瓶峯曰莫作聖解他日過鉢盂塘見雪自松上墜有省即詣峯呈頌曰不分南北與西東

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絶峯痛棒之不覺殞身崖下懸崖壁立人意其必死同學明通捫蘿接磴以救之則已出半山無所苦也謂通曰我往江西見欽公去也通曰汝辜負老漢棒矣力挽之還即同還山之西禪院自誓曰我七日不證則决去矣遂直坚壁忘廢寢食夜則攀樹露立達旦未及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尚今日瞞我不得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明日峯

上堂云我布縵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鰕一蟹今日有鱳螟蟲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峰絕頂揚聲大叫且道叫箇甚麽舉拂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師便奪峰拂子為衆舉揚訶勵同學辭不少遜復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真歸源從一皆知之峯歎其俊快有僧參峰次峰令見師師曰驀直去其出言大抵如此久參者媿之幾有命如懸絲之慮遂歸德清其母為賣簪珥同入武康上栢山結茅以居人見其渾俗罔測其意越五年還山

見峯峯云大有人見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遂
雖落峯改其名曰了義元貞乙未高峯示寂師亦韜晦
或遊禪林頹然居下板孤峭嚴峻不假借人辭色或觸
其機鋒發言如奔雷諸方客衲莫不驚歎居不擇地隨
寓而休而律範大閑凜如氷雪所至四衆歸重公侯貴
人爭相迎奉師于正宗禪寺累請住持若不聞名未嘗
受請立僧而咸尊之曰義首座云中峰本公大揚高峯
之道烜赫昭著法席之盛中外罕及至治癸亥棄衆而

化同門布袍雍公見地明白提唱超卓而去世更久後泰定三年師勉從衆請歸坐祖庭者一載所謂正宗禪寺者也參學之衆輻輳而至或示衆曰除却語默動静道將一句來又嘗曰一息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然或嬉咲怒駡㨾言穢語人所不堪或不因勸請自肆談説或成頌偈不待思惟應機而發人所莫測元統元年歲除日師忽謂從者曰有一件事天様大還委悉麽良久云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詣法塔西指于地曰更好立

箇無縫塔其晚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禪者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走馬也趕我不及翼早跏趺而化

大明空谷禪師諱景隆字祖庭號空谷姑蘇洞庭黿山陳氏子父月潭居士母金氏生師于洪武癸酉七月十二日童時不茹葷趺坐若禪定永樂壬辰從弁山白蓮懶雲和尚受學參禪雖家居而湖海禪伯如古拙和尚輩靡不參謁庚子出家虎丘宣德二年詣杭州昭慶受

戒遂依師住靈隱七年往天目禮祖塔懋錫一載剌若參究忽有省因造懶雲剖露雲印可之師所著有空谷集三十卷心宗洞達機辨峻拔儒釋道貫事理交融大理卿吳公誌之師存年五十二時自作塔銘於武林西湖之修吉山院名正傳有正傳十景之咏在集

淨土院

淨土惟正禪師秀州華亭黄氏子幼從錢塘資聖院本如肄業且將較藝于有司如使禱觀音像以求陰相師

謝曰豈忍獨私於己哉郡人朱紹安聞而加歎欲致希
度之師慨然曰古之度人以清機密旨今反是去古遠
矣吾墮三寶數當有其時已而遇祥符覃恩得諧素志
獨擁毳袍且獎同列慢之師曰佛乎佛乎儀相云乎哉
僧乎僧乎盛服云乎哉厥後有願輸奉歲時用度俾繼
如之院務亦復謝曰聞托鉢乞食未聞安坐以享閒歷
謁諸祖未聞廢學自任況我齒茂氣完正在筋力為禮
非從事屋廬之秋也於是提策東引學三觀於天台復

旋徑山咨單傳之旨於老宿惟素舊董臨安功臣山淨土院師輔相之久而繼席焉然為人高簡律身精嚴名卿巨公多所推尊葉內翰清臣牧金陵迎師語道一日葉曰明日府有燕飲師固奉律能為我少留一日款清話否師諾之翼日遣使邀師留一偈而返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仗又思惟為僧秪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師識慮洗然不牽世累雅愛跨黃犢出入軍持巾鉢悉挂角上市人爭觀之師自若

也杭守蔣侍郎嘗與師為方外友每謁至郡庭下犢譚笑終日而去蔣有詩曰禪客尋常入舊都黄牛角上掛瓶盂有時帶笠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師嘗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平生製作三十卷號錦溪集又工書筆法勝絶秦少游珍藏之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翫月盤膝大盆中浮水上自旋其盤泠笑達旦率以為常九峰韶禪師嘗客于院一夕將臥師邀之曰

月色如此勞生擾擾對之者能幾人峰唯唯而已久之呼童子使熟炙峰方饑意作麪餠頃乃橘皮湯一盃峯匿笑曰無乃太清乎又問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師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為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物無盡藏也皇祐元年孟夏八月語衆曰夫動以對静未始有極吾一動歷年六十有四今静矣然動静本何有哉於是泊然而逝

光慶寺

光慶遇安禪師錢塘人也姓沈氏丱歲出家于天台華頂峯禮菴主重蕭披剃依年受具尋遇本山韶國師密契宗旨乾德中吳越忠懿王命住北關傾心院又名入居天龍寺開寶七年甲戌安僖王請于光慶寺攝衆署善智禪師初上堂有僧問無價寶珠請師分付師曰善能吐露曰恁麼即人人具足也師曰珠在什麼處僧乃禮拜師曰也是虛言問提綱舉領盡立主賓如何是主

師曰深委此問曰如何是賔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麽曰賔主道合時如何師曰其令不行問心月孤圓光呑萬象如何是呑萬象底光師曰大衆總見汝恁麽問曰光呑萬象從師道心月孤圓意若何師曰抖擻精神著曰鷺倚雪巢猶可辨光呑萬象事難明師曰謹退問青山綠水處處分明和尚家風乞垂一句師曰盡被汝道了也曰未必如斯請師答話師曰不用閑言又一僧方禮拜師曰問答俱備僧擬伸問師乃叱之師有時示衆曰

欲識曹谿旨雲飛前面山分明真實箇不用別追攀問承古德有言井底紅塵生山頭波浪起未審此意如何師曰若到諸方但恁麽問曰和尚意旨如何師曰適來向汝道什麽師又曰古今相承皆云塵生井底浪起山頭結子空華生兒石女且作麽生會莫是和聲送事就物呈心句裏藏鋒聲前全露麽莫是有名無體異唱玄譚麽上座自會即得古人意旨不然既恁麽會不得合作麽生會上座欲得會麽但看泥牛行處陽燄翻波木

馬嘶時空花墜影聖凡如此道理分明何須久立珍重

太平興國三年隨寳塔見于滋福殿賜紫號明智大師

淳化初還光慶舊寺三年九月二十日示寂

武林山

支遁字道林廬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

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隱居餘杭山沉思

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

禪月大師貫休以詩謁吳越王錢鏐有滿堂花醉三千

客一劒霜寒十四州之語鏐令改作四十州乃可相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孤雲野鶴何天而不可飛遂去蜀

宋慧亨住武林延壽初依靈芝習律專修凈業六十年每勸人必以念佛為先有江自任者忽夢寶座從空而下云亨律師當升此座適社孫居士預啓別亨即在家作印而化其時師亦謂其徒曰孫君已去吾亦行矣即說偈曰彌陀口口稱白毫念念想持此不退心決定生

安養端坐而化號清照律師

後唐杭州真身寶塔釋景霄姓徐氏丹丘人初在表公門後慕守言闍黎義集敷演于丹丘執性嚴毅寡與人交狷介自持多事凌轢形器惡弱後納請往金華東白山奨訓初學時有江西徹猷律匠出義記曰𪚥鑑録多學彭亨領徒到霄寺正值講次當持犯篇再三歎賞自此聲溢價高每晨滴茶一旦化為乳焉著記二十卷號簡正言以思擇力故去邪説而簡取正義也武肅王錢

氏名於臨安故鄉宰任竹林寺未幾命赴北塔寺臨壇天成二年也次命住南真身寶塔寺終焉遷葬于大慈山塢以本受師號塔曰清源

杭州瑞龍幼璋禪師唐相國夏侯孜猶子大中初伯父司空出鎮廣陵師方七歲遊慧照寺聞誦法華志求出家伯父初不允因師絕飲食不得已而許之師慧遠禪師後游諸禪會著山白水咸受心訣咸通十三年至江陵騰騰和尚囑之曰汝往天台尋靜而棲遇安即止已

而又值憨憨和尚撫而記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山下菩薩王於江南當此時吾道昌矣尋抵天台山於静安鄉創福唐院乃契騰騰之言又往隱龍院中和四年浙東饑疫師於温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時謂悲增大士雪峯嘗往見之遺椶櫚拂子而去天祐三年錢尚父遣使童建賫衣服香藥入山致請至府庭署志德大師館于功臣堂日親問法師請每年于天台山建金光明道場諸郡黒白大會逾月而散將辭歸山王加戀慕於府

城建瑞龍院延請開法時禪門興盛斯則慼慼懸記應矣天成二年丁亥四月乞墳塔于尚父父命陸仁璋於西關選勝地建塔創院改天台隱龍為隱迹塔畢師入府庭辭尚父囑以護法尅期順寂尚父悲悼遣僧正集在城宿德迎引入塔

杭州傾心法瑫宗一禪師上堂良久曰大衆不待一句語便歸堂去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還有人酬得此問麼若有人酬得這裏與諸人為怪笑若酬不得諸人與

這裏為怪笑珍重僧問如何朴實免見虛頭師曰汝問若當衆人盡鑒曰有恁麽來皆不丈夫秖如不恁麽來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師曰出兩頭致一問來曰甚麽人辨得師曰波斯養兒問佛法去處乞師全示師曰汝但全致一問來曰為甚麽却拈此問去師曰汝適來問甚麽曰若不遇於師幾成走作師曰賊去後關門問别傳一句如何分付師曰可惜許曰甚麽則别酬亦不當去也師曰也是閒辭問如何是不朝天子不羨王侯底

人師曰每日三條線長年一衲衣曰未審此人還紹宗風也無師曰鵲來頭上語雲向眼前飛問承古有言不斷煩惱此意如何師曰又是發人業曰如何得發業師曰你話墮也問請去賞罰如何是吹毛劒師曰如法禮三拜師後住龍冊寺歸寂

餘杭大錢山從襲禪師雪峰之上足也自本師印解洞曉宗要嘗曰擊闗南鼓唱雪峰歌後入浙中謁錢王王欽服道化命居此山而闡法焉僧問不因王請不因衆

聚請師直道西來的意師曰那邉師僧過這邉著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爭得恁麽不識好惡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造車即不問汝作麽生是轍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巧匠施工不露斤斧

聾菴講師台之寧海人母金氏夢大士現五色雲中覺而有娠及生逮長洒然有出塵之思年十二投會稽悟本院一山元出家元天歴初受具聞天岸濟公主萬壽

圓覺寺師往依焉濟見其天機峻利有一日千里之勢乃曰子盍從吾師遊他日大顯南嶽一宗吾於子有望矣濟之師即佛海也佛海倡道上天竺師厠多士巾晝夜研磨三觀十乘之旨悉貯心胸叩之者辯口如水佛海遂命司賓及佛海退居南天竺演福延師為第一座至正五年陞隆壽教寺越六年江浙省臣復聘主演福寺寺當兵燹之餘鞠為荒墟師創殿宇以納負笈之士遇有咨問悉竭所藴而示悟之自持一榻二十年蕭然

如在逆旅洪武四年某月順寂神思不亂如返故廬宋
學士濂為撰塔銘
千歲和尚名寶掌中印土人魏晉間東游自云六百七
十三歲周威烈王十二年丁卯生左手握拳有珠在掌
中因以為名始抵峨眉五臺南返衡廬入建業與達摩
遇於梁朝遂扣法焉洎來二浙愛天竺之勝結菴而居
者四十五年復往四明天台及諸名山遊歴將遍唐貞
觀十五年還竺峯久之移居浦江寶巖顯慶二年正旦

手揑一像九日而成與其貌無異即告徒曰吾誓住世千歲自來支那忽四百歲今已過七十有二年矣說偈而化世稱千歲和尚遺記滅後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越五十四年剌浮長老至彼作禮塔户倏開得其骨皆連鎖金色因持來別建塔藏之為中竺開山始祖賛曰人壽幾何朝露逝川生周涉唐本誓則然東暹達摩心印始傳孰云佛法獨在西天

海月法師名慧辯字訥翁華亭富氏子受業普照從天

竺韶及浮石矩傳天台教觀韶將老命師代講淨章安以金篦擊其口曰汝勤於誨人當得辯智久之卒繼其席嘉祐中翰林沈公遘師郡以嚴為理察師道行獨異之俾涖僧職遷都僧正東坡時為通守嘗與師為方外之遊講授二十五年往來常千人無何歸隱草堂但六事隨身而已熈寧六年冬旦起盥濯别衆而化遺戒須待東坡至方可合棺四日坡始抵山中見其趺坐如生項尚温煖作三絶哭之師沒二十一年東坡追序其事

云余去杭夢至西湖上有大殿榜曰彌勒下生故人海月辨師之流皆行道其間乃作贊辭頴濱銘其墖贊曰滄海孤月生于雲間飛輪竺嶺萬象光寒知之者誰眉山老仙有如不信銘贊皎然

水源法師名淨源字伯長姓楊氏生而敏慧依東京報慈寺海達大師得度奮志參尋初見華嚴承遷次見横海明覃後見長水子璿盡得華嚴奧旨聲譽藉甚住泉之清涼蘇之觀音杭之祥符湖之寶閣秀之善住左丞

蒲公守杭尊其道以慧因院易禪為教命師居之所至緇素景慕師筆力遒勁合華嚴證聖正元二疏為一以便觀覽製華嚴楞嚴圓覺三懺法及作法華集義通要十四卷又疏解仁王般若等經高麗國王子為僧曰統義天航海而來問法於師朝廷遣侍講楊傑館伴化及外國其道可知矣元祐三年冬示寂茶毘得舍利無數瘞於慧因院之西北壽七十八先世泉之晉水人故學者以晉水稱之贊曰法界無盡一心洞明奮厥餘力詮

釋羣經作式垂範聿有駿聲慕法者衆海國揚舲前載未備

今補

武林梵志卷十一

# 武林梵志卷十二

明　吳之鯨　撰

## 歷朝勲績

梵刹由武林建武林以潮汐濁滷之鄉彚聲名文物之盛代有作者功用不磨紀忠義俠烈樹名教之巨藩紀創業貽謀貌包絡之正域試一覽觀意深遠矣

浙江在郡城之東南登西湖諸山則大畧可瞰其源發

自徽州曲折而東以入于海故名浙江亦曰浙河其潮晝夜再上諸家立說不同宋時郡志載姚寛西溪殘語及徐叔明髙麗録二篇大抵皆云潮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元時聚伯宣作浙江潮候圖說又隱括其詞更加明爽其說曰大江而東凡水之入于海者無不通潮而浙江之潮獨為天下奇觀地勢然也浙江之口有兩山焉其南曰龕山其北曰赭山並峙於江海之會謂之海門下有沙潬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檻然潮之入

於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而頓就歛束逼礙沙潬回薄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拗怒不洩則奮而上隮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觀者膽掉涉者心悸故為東南之至險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激涌曰地機翕張揆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陰而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濤經言殊旨異胡可得而一哉盖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沈而潮汐生焉日有盈虧潮有起伏故盈于朔望虧于兩弦

息于朓朒消于朏魄而大小準焉月為陰精水之所在日為陽宗陰之所從故晝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于餘月大梁析木河漢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于餘日寒暑之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虗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于上水緯于下進退消長相為生成歷數可推毫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贊於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杭之為郡枕帶江

海逺引甌閩近控吳越商賈之所輻輳舟航之所駢集則浙江為要津焉而其行止之淹速無不惟聽潮汐者或違其大小之信爽其緩急之宜則必至于傾墊底滯故不可以不之謹也某承乏兹郡屬兵革未弭之秋信使之往來師旅之進退雖期會紛紜邊陲警急必告之曰謹候潮汐毋躁進以自危然而跡累肩摩晨馳夕騖有不能人喻而户説之者考之郡志得四時潮候圖簡明可信故為之説而刻石于浙江亭之壁間使凡行李

之過此者皆得而觀之以毋蹈夫觸險躁進之害亦庶

予思患而預防之之意云

捍江塘築自吳越王盖江潮為患自唐已然白樂天刺

郡時嘗禱於神云滔滔大江南國之紀安波則為利横

流則為害故我上帝命神司之今屬潮濤大溢奔激西

北水無知也如有憑焉浸溼郊鄽壞敗廬舍人墜墊溺

籲天無辜居易祗奉璽書興利除害守土守水職與神

同是用備物致誠躬事虔禱庶使水反歸壑谷遷為陵

土不騫摧人無蕩析然未聞有修築之績也梁開平四年八月錢武肅王始築塘在候潮門通江門外潮水晝夜衝激版築不就命強弩數百以射又致禱于胥山祠仍為詩一章其末句曰為報龍王及水府錢江借取築錢城函鑰置海門山既而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陵遂造竹絡積巨石植以大木隄既成久之乃為城邑聚落凡今之平陸皆昔時江也潮水衝突不常隄岸屢壞大中祥符五年郡守戚綸與兩浙轉運使陳堯佐申請遣使

自京師部埽匠壕寨越州易柱石之制雖免水患而衆頗非其變法七年詔江淮發運使李溥同内供奉官盧守懃復依錢氏制專其事時水方大溢九年郡守馬亮禱于子胥祠下明日潮為之却又漲横沙數里隄遂以成景祐中隄復壞兩浙轉運使張夏作隄十二里置捍江兵士五指揮採石修塘隨損隨治杭人德之作廟隄上今胎貺廟是也慶歴初六月大風驅潮堤再壞郡守楊偕轉運使田瑜協力築隄二千二百丈丁寶臣作記

紹興十年以轉運副使張匯之請招填捍江軍額二十

二年吏部尚書林文顯建選乞選諳曉之士專置一司

詢故老究利病脉絡而後興工且言羅刹江濱舊有吳

王英烈王廟爐于回禄乞靈無地乞付有司營葺從之

自是百餘年間屢修屢壞嘉熙戊戌秋潮由海門擣月

塘頭日朘月削民廬僧舍圮者四十里己亥六月詔趙

與懽除端明殿學士知臨安任責修築與懽奏先于傍

近築土塘為救急之術然後于内築石塘又奏近觀潮

勢忽覩異物非龍非魚什什伍伍鼓鬣揚鬐欲望奏告

上帝或施強弩火炮以絶其妖又奏日役殿步司官兵

五千五百餘人并募夫工及修江司軍兵三千餘人貼

立石倉夾植椿笆版木晝夜運土填築自水陸寺之下

江家橋之上近江港口築壩南北長一百五十丈自閘

園頭石塘近江築擦水塘長六百丈自六和塔以東一

帶石隄添新補廢四百餘丈越三月畢工水復其故皇

明成化八年八月九月江潮大溢塘壊特甚勅差工部

侍郎李顒甃築始復其舊
鐵幢浦相傳吳越王鏐築塘以捍江水置鐵幢三以為
水則幢製如杵徑七八寸出土可三尺餘其趾入土不
知若干初置幢時塘猶未成慮潮蕩幢用鐵輪護其趾
而以鐵綆貫幢鼜且引綆維于上下之楗然後實土築
塘故幢首出土耳宋淳祐間安撫趙與簋作亭覆幢今
亭夷為民居獨存窪池而鐵幢之首嶄出可驗一在舊
便門東南小巷一在舊薦橋門外皆湮塞無考獨在利

津橋者僅存而又為民居所占若不表識久亦湮矣劉
伯溫錢王箭頭歌鴟夷遺魄拗餘怒欲取吳山入江去
雷霆劈地水羣飛海門扶胥没氛霧英雄一怒天可回
肯使赤子隨鮫鮐指揮五丁發神弩鬼物辟易腥風開
三百年來人事改濤落沙平箭空在石梁飲羽未足誇
蜀國三犀謾欺怪近聞黃河水亂流青徐一半悲魚頭
安得壯士斡地軸為拯斯民塗炭憂
西湖故明聖湖也周繞三十里三面環山谿谷縷注下

有淵泉百道瀦而為湖漢時金牛見湖中人言明聖之瑞遂稱明聖湖以其介于錢唐也又稱錢唐湖以其輸委于下湖也又稱上湖以其負郭而西也故稱西湖云西湖諸山之脉皆從天目天目西去府治一百七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廣五百五十里蜿蟺東來凌深拔峭舒岡布麓若飛若舞萃于錢唐而嶂萃于天竺從此而南而東則為龍井為大慈為玉岑為積慶為南屏為龍為胥為吳皆謂之南山從此而北而東則為靈隱為仙

姑為履泰為寶雲為巨石皆謂之北山南山之脉分為數道貫于城中則廵臺藩垣帥閫府治運司轡舍諸署清河文錦壽安蹴教東園鹽橋褚塘諸市在宋則為大内德壽宗陽祐聖諸宮隱隱脤脤皆王氣所鍾而其外邏則自龍山沿江而東環沙河而包括露骨于茅山艮山皆其護沙也北山之脉分為數道貫于城中則臬臺分司諸署觀橋純禮諸市在宋則為開元景靈太乙龍翔諸宮隱隱脤脤皆王氣所鍾而其外邏則自霍山繞

湖市夾道紅衙武林門露骨于武林山皆其護沙也聯絡周匝鈎綿秀絶鬱葱扶輿之氣盤結鞏厚濬發光華體魄閎矣潮聲海門而上者晝夜再至夫以上奔水導而逆以海潮則氣脉不解故東南雄藩形勢浩偉生聚繁茂未有若錢塘者也南北諸山峥嶸迴繞滙為西湖洩惡停深皎潔圓瑩若練若鏡若雙龍交度而頷下夜明之珠懸抱不釋若連蕚層敷柎瓣莊嚴而馥郁花心含瀼甘露是以天然妙境無事雕飾覿之者心曠神怡

遊之者畢景留戀信蓬閬之别墅宇内所稀覯者也逮于中唐而經理漸著代宗時李泌刺史杭州憫市民苦江水之鹵惡也開六井鑿陰竇引湖水以灌之民賴其利長慶初白樂天重修六井甃函筧以蓄洩湖水溉沿河之田其自序云每減湖水一寸可溉田十五餘頃每一服時可溉五十餘頃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即瀕湖千餘頃無凶年矣又云舊法洩水先量湖水淺深待溉田畢却還原水尺寸往往旱甚

則湖水不充今年築高湖隄數尺水亦隨加脫有不足更決臨平湖即有餘矣元懲宋轍廢而不治兼政無綱紀任民窺竊盡為桑田國初籍之遂起額税蘇堤以西高者為田低者為蕩阡陌縱横鱗次作乂曾不容刀蘇堤以東縈流若帶宣德正統間治化隆洽朝野恬熈長民者稍稍搜剔古蹟粉繪太平或倡濬湖之議憚更版籍竟致閣寢嗣是都御史劉敷御史吳文元等咸有題請而浮議蜂起有力者百計阻之成化十年郡守胡濬

稍闢外湖十七年御史謝秉中布政使劉璋按察使楊繼宗等清理績古弘治十二年御史吳一貫修築石閘漸有端緒矣正德三年郡守楊孟瑛鋭情恢拓力排羣議言于御史車梁僉事高江上疏請之以為西湖當開者五其畧曰杭州地脉發自天目羣山飛翥駐于錢唐江湖夾抱之間山停水聚元氣融結故堪輿之書有云勢來形止是為全氣形止氣蓄化生萬物又云外氣横形内氣止生故杭州為人物之都會財賦之奥區而前

賢建立城郭南跨吳山北兆武林左帶長江右臨湖曲所以全形勢而周脉絡鍾靈毓秀于其中若西湖占塞則形勝破損生殖不繁杭城東北二隅皆鑿濠塹南倚山嶺獨城西一隅瀕湖為勢殆天塹也是以湧金門不設月城實倚外險若西湖占塞則塍術綿連容奸資寇折衝禦侮之便何藉焉唐宋已來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今甘井甚多固不全仰六井南井也然實湖水為之本源陰相輸灌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則一城將復

鹵飲矣況前賢興利以便民而臣等不能纂已成之業非為政之體也五代已前江潮直入運河無復遮捍錢氏有國乃置龍山浙江兩閘啓閉以時故泥水不入宋初崩廢遂至淤壅頻年挑濬蘇軾重修堰閘阻截江潮不放入城而城中諸河專用湖水為一郡官民之利若西湖占塞則運河枯澁所謂南柴北米官商往來上下阻滯而閭閻貿易苦于擔負之勞生計亦窘矣杭城西南山多田少穀米蔬菽之需全賴東北其近塘濱河田

地自仁和至海寧何止千頃皆藉湖水以救亢旱若西湖占塞則上塘之民緩急無所仰賴矣此五者西湖有無利害明甚第壞舊有之業以傷民心怨讟將起而臣等不敢顧忌者以所利于民者甚大也部議報可自是西湖始復唐宋之舊蓋自樂天之後二百歲而得子瞻子瞻之後四百歲而得溫甫邇來官司禁約浸弛豪民頗有侵圍為業者夫陂堤川澤易廢難興與其浩費于已隳孰若旋修于將壞況西湖者形勝關乎郡城餘波

潤于下邑豈直為魚鳥之藪遊覽之娛若蘇子眉目之喻哉

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滫髓以養其母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屠者嘉木揚喇勒智怙恩橫肆勢燄爍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柙焚其胔棄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

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正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為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耽耽餓虎事露奈何唐曰余固籌之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斵文木為匱復黄絹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遺之䆠地以藏為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羡餘酬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裒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

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有也禍淫不爽流傳京師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捽首禍者北馮山陰人始有藉藉傳唐事者由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聲生勢長若胥江掀八月之濤名雖高困固自若明年己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瞑息奄奄若將絕者良久始蘇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道我往觀闕巍峩宮宇靚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數黃衣貴人逡巡降堦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唐乃陛

謁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寠且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罔不知其何也踰時越有治中袁俊齋至始下車為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欵益篤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給左右

逢迎爰諏爰度不數月二事俱愜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一自表出入固奇唐之節而又奇唐之遇兩髙之曰二公真義士義士爾後獲三丈夫子咸立頎頎凡夢中神所告稽其數無一不合咄咄怪事乃如此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折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箠問髐形南面欲起語野麕尚純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蜕龍挂茅宇老天監區區千載護風雨

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遥遥翠蓋一聲天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抔自築珠丘上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凫玉鳬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奉香來

南湖在餘杭縣治負山對城曠秀無比向為豪強所侵萬歷間復理濬湖豁然舊觀詳高中丞碑記　高舉南湖告成碑武林山水聯麗而胥原止康以成沃壤必繇疏導先喆經綸至今為烈其介在錢塘餘杭之中者名南湖漢熹平陳公渾所開也縱横一萬三千七百畝崇岡欝盤波光耀碧清暉暎帶氣候遞換形勝與西湖埒後漸堙塞唐寶歷歸公珧修之宋崇寧楊公時又修之而三賢皆載祀典按志天目諸山之水迸注苕溪分注

石門港由石門港逶迤而入汪汪淼淼滙成巨浸是為南湖其下流杭嘉湖三郡受之蓋若居亭然瀦積有區用以緩其澎湃洸瀁之勢不致衝潰難禦而暵旱時引溉溝塍三郡咸被其澤數百年來稱東南一大利歲久防弛濱湖諸豪為政臚割潢汙封殖益廣至扞三尺不顧弘正間水部臧公朱公皆欲奪以還湖議已定汔無底績至嘉靖初侍御傅公始慨然以清復為己任然考碑亦僅還湖八千一百六十畒侍御還諸豪割據

如初無何併其碑遷之黍稌髙廩穮蓘茂樹逵軌如鱗臺榭相望而向所稱清復者不可復識矣湖廢則水無所歸淫潦既若漫滸一遇亢乾又束手而仰雲漢庚癸之呼憤惋無所控訴歳戊申杭郡若久雨連月不休禹杭而下水漂没廬舍田疇以萬萬計二郡之民日蟻集轅門告災時水利王君往覘狀民之荷蓑笠以鏟斧從者千餘人隨車所向一呼而鄧林合抱綺閣連甍應聲俱摧如拉枯朽水勢稍舒衆俱跳號讙舞震山駭谷遂

縛豪置之法而一時共事諸公咸蒿目焦心以興湖為急務矣不佞奉命撫浙偕兩臺日集所司條便宜郡邑長佐次第往詧蓄泄高下故道及所為永遠計者既備且嶔而費約巨萬括諸豪侵牟及三郡贖鍰苦不給有司議加賦天子矜憫小民俾無耗累黍而特允直指鄭公請捐傳犯侵尅袍服贓四萬為修復費聖主浩蕩之恩加惠浙土百萬生靈其有瘳乎於是相度湖勢除高田七百四十畆有奇三分之二以補軍屯一以名民佃

而其他菰蒲禾黍之區無間在官在民盡斥以為湖約如傅侍御清復之舊而止其立法也湖分四隅隅分二十井井分六十畝畝分十區每區計用夫若干里遞派之每夫計領工食若干縣令頒之每夫領工食計汰泥若干四隅委官督之即用淤泥築十字長堤堤上蒔桑萬株使湖藉堤以為固堤藉桑以為固而桑與田所入皆官莞之以充五年一小濬十年一大濬之需庶亦免徵派云堤勢綿亘建橋六所彷蘇文忠公西湖故事黿

梁虹渚洄洑連漪非徒增飾勝覽皆用調停注瀉而復於湖堤内設閘二以節奔湧堤外設壩一以防衝齧四隅各設夫二以察損壊仍著為令所在縣官課績一切以湖興廢為等差噫法至此亦可謂詳核無遺矣後之游者睇丹崖溯澄流疑以為神覊仙的應接不暇而抑知隆古以來開而塞成而毁剏營屢更曠舉炳煥豈易有今日哉功既訖牒上大司農具疏請大畧云南湖貽患城幾為沼民且為魚屢極三郡之災奚啻九年之水

乃諸臣計畫一周告成朞月畚鍤雲集有如鬼策神驅庸調不閒更訏泉金雨粟金隄甓社永奠半壁於東南石堰髙梁嵗登千倉於原隰此豈竊息壤以堙洪水積蘆灰而止驚濤葢緣軫其咨之念備濟川之才牖户綢繆俾乂方割既經撫按具題合移咨吏部記録以修吏治靖宏圖云上報可一時臣工咸用肅欽奉揚休命將載諸貞珉以彰不朽而不佞敬集在事諸臣拜手颺言曰南湖之役賴皇上湛恩賢僚屬寅賛勿替臣預覲厥

成俾利兆民鞏方輿與天地無極猗歟休哉曷亦念茲締造孔艱美成在久彼豪䝱䝱巧以中當事者而㓕箱其下傴僂之及豈在一朝不虞為傅侍御之續乎敢告循良以永厥圖神祇上下實鑒臨之矣敬系以銘銘曰天目肇源石門剖絡瀦以安流震澤為壑潨濤溢激若擣戎兵師出以律甲騎雲屯千頃洪浸廼奠厥土按轡徐行吐納之府岸谷匪夷滄化為田狐嘷菁篠蠶叢隰阡衆怒難犯瞿瞿樊圃斧鍤奮呼滔天罙阻帝軫其咨

蠲賚孔渥不日成之騰歡普樂疆理既定利賴無疆於萬斯年貽謀孔臧湖水清漣羣峯峭立佳氣鬱葱鞏固

社稷



武林梵志卷十二